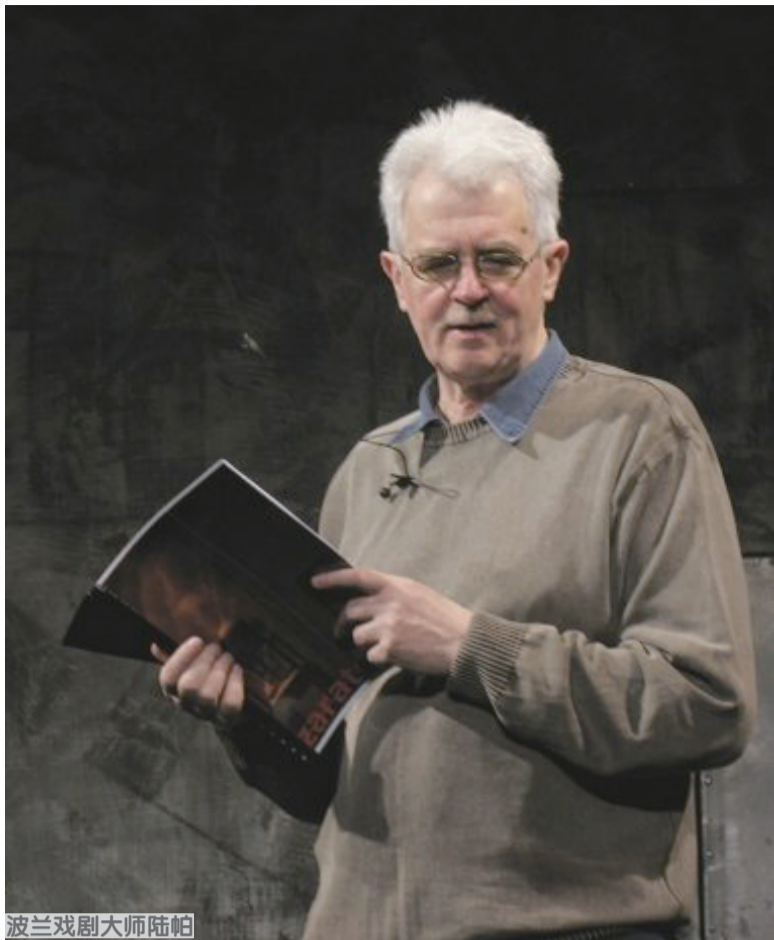


# 《伐木》:剥开假面,直抵人性

□张向阳



波兰戏剧大师陆帕

近日,由波兰国宝级戏剧大师陆帕改编自奥地利作家托马斯·伯恩哈德同名小说的戏剧《伐木》,在天津和北京上演,280分钟吊诡、高冷、困乏的剧场旅行后,刮起了一场文化风暴。

## 给伪艺术家的耳光

深夜11点,维也纳一群名流艺术家们在一所波西米亚风格的华丽宅邸里枯坐。这些音乐家、作家、演员和画家喝着香槟,弹着钢琴,借酒缅怀20多年前自杀的女演员乔安娜,空泛肤浅地谈论着艺术和人生的关系,焦急等待着一位大名鼎鼎的国家剧院演员。上半场是“等待戈多”,下半场是“最后的晚餐”。国家剧院演员终于来到,有巴顿湖鲈鱼的晚宴在杯盏交错中开始。然而精致的艺术沙龙却遮不住空洞乏味,艺术家们在互相嘲弄和鄙夷后,暴露出行尸走肉一般绝望丑陋的嘴脸,最终崩塌离析惶惶散伙。

整部戏以影像开始。开场,灯光并没有暗下来,舞蹈家乔安娜的采访录像被投射到框架上方的幕布上。记者问她“为什么要教演员如何走路”,“为什么要离开国家大剧院”等问题时,她的回答显示着一种决不妥协勇往直前的艺术观念。这样纯粹的艺术遭受失业、孤独、爱情背叛等艰难困境,很难容于这个世界。而晚宴上信口雌黄腐朽僵化的伪艺术家们却拥有荣誉和优渥享受。这部剧是给伪艺术家们的耳光,也是给真正艺术家送葬。

作为“沉默的在场者”的男主角托马斯·伯恩哈德既是参加聚会的作家、乔安娜的密友,也是小说家和导演陆帕的化身。他冷冷地剖析着每个人,在爱恨交加的情绪中诅咒又怜悯他们。主观视角的



《伐木》剧照

变动与客观行为的改变组成了多重理解,他的心情在懊丧,愤怒,冷漠,无奈中反复徘徊。当伯恩哈德走到离观众最近的红线后,痛恨咒骂那群艺术家时,灯光亮起,观众席突然作为互动参与空间,和舞台并行呈现。那些谩骂和讥讽直指现实,陆帕和原作者伯恩哈德批判的是“精英文化”对人天性的伤害,而会刷假看《伐木》的人群,也恰是剧中批判的群体。

## 戏剧是驶向新生活的大船

陆帕说,戏剧是对生活的重新发现,是一艘驶向新生活的大船。他认识到语言本身充满了无力感和匮乏感,他在剧场既探测舞台语言的新边界,也锤炼观众的接受边界。时间的表现、影像的平行穿插、空间转换的意味、深刻的心理分析、音乐音响的运用、人物絮叨重复的台词……戏剧本体远比政治讽喻更寓意丰富。

玛雅·奥斯特伯格夫人认为自己是永远雍容华贵的沙龙女主人;她并不一定看过易卜生的《野鸭》,但并不妨碍她热情澎湃地重复这个话题。尽管她的言语只是无法深入的粉丝腔,还由于无知差点穿帮,忘记男演员在剧中的名字。“艾克达尔,我们的艾克达尔……”她整晚无比亲密地称呼着男演员,只是为了标榜自己拥有一流品位和圈中地位。她三更半夜还抖落着贵族范儿端上鲈鱼,演习高雅仪式,可惜她的愿望不是被笨手笨脚的女仆打破,就是因酒鬼丈夫和人对骂搅局。在送别托马斯时,她决绝地嘱咐“别写这个”——这句话真是冷酷到底:这个整晚都在伪装美好的人其实对一切丑陋心知肚明,只不过习惯性地扮演老天真、老甘心。

大言不惭宣称自己在写作上已经比弗吉尼亚·伍尔夫“跨越了一大步”的珍

妮,虚情假意地怜悯自杀的乔安娜,言必称“写作是治疗人生创痛的良药,她要是能写作,一定不会自杀”,无非是通过那堆烂肉瘫在沙发上,目光呆滞,形容枯槁。所有对艺术、精神、创作、生死的讨论在失败的人生真相下溃不成军。

幕间换场时,人为推动的巨大玻璃

的“渐强”主题发展,在小鼓无休止的三拍节奏背景下,各种乐器演奏的两个17小节旋律回旋上升,令人眩晕,最终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戛然而止。艺术家们如同一堆堆烂肉瘫在沙发上,目光呆滞,形容枯槁。所有对艺术、精神、创作、生死的讨论在失败的人生真相下溃不成军。

幕间换场时,人为推动的巨大玻璃

的“渐强”主题发展,在小鼓无休止的三拍节奏背景下,各种乐器演奏的两个17小节旋律回旋上升,令人眩晕,最终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戛然而止。艺术家们如同一堆堆烂肉瘫在沙发上,目光呆滞,形容枯槁。所有对艺术、精神、创作、生死的讨论在失败的人生真相下溃不成军。

幕间换场时,人为推动的巨大玻璃

的“渐强”主题发展,在小鼓无休止的三拍节奏背景下,各种乐器演奏的两个17小节旋律回旋上升,令人眩晕,最终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戛然而止。艺术家们如同一堆堆烂肉瘫在沙发上,目光呆滞,形容枯槁。所有对艺术、精神、创作、生死的讨论在失败的人生真相下溃不成军。

幕间换场时,人为推动的巨大玻璃

的“渐强”主题发展,在小鼓无休止的三拍节奏背景下,各种乐器演奏的两个17小节旋律回旋上升,令人眩晕,最终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戛然而止。艺术家们如同一堆堆烂肉瘫在沙发上,目光呆滞,形容枯槁。所有对艺术、精神、创作、生死的讨论在失败的人生真相下溃不成军。

幕间换场时,人为推动的巨大玻璃



《伐木》剧照

体如迷宫一样交错凌乱,演员们如同迷失在玻璃森林中的动物,四顾茫然,无处归隐。

剧中提到的戏剧大师易卜生的转型剧作《野鸭》同样开始于一场宴会,它是为了欢迎离家十多年的独子格瑞格斯归来,记叙了生活真相被揭露后引起的一系列家庭惨剧。这部颇令人困惑和茫然的戏剧的主题是:我们生活的世界里,时时处处都充盈着由各种谎言和假象所构成的幻景;我们陶醉和浸淫其间,只要没有人来捅破它的虚幻性,生活还是可以平静而快乐的;可惟有看清事实真相,才能让各自心中的“野鸭”毒气得以释放。

《伐木》中还有太多技术和形式上的细节值得品味。比如演出中经常出现的大段静默,通过影像所塑造的另一重时空、“过去时”或同一时刻发生在不同空间里的“进行时”使得空间和时间像蛛网一样无限张开……

## 文化上的铮铮铁骨与小说家一脉相承

投影和时间这两项元素向来是陆帕

的拿手好戏。2014年陆帕受林兆华邀请带着《假面·玛丽莲》第一次来到中国,以投影机为舞台带来虚幻的投影,仿佛梦境交织。在陆帕的计划里,玛丽莲原本只是“假面”三联画的第一部分——整个三部曲将会是一个长达9小时的持续作品。他的《马耳他》曾经连演三晚;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(7个小时)曾获奥地利十字功勋奖章、法国文化部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、欧洲剧场大奖。在这个满头白发的波兰导演的手中,时间与灯光、影片一样,成为其剧场表达的一分子。

在波兰剧场史上,陆帕上承康托、格罗托夫斯基,下启瓦里科夫斯基,他痴迷于维特卡西和荣格派心理分析理论,重视探索剧场的感知能力。对他而言,剧场是探索和反抗人类个体疆界的工具。他的作品致力于关注“人”,以个人(角色)为观点,探讨其存在的心理、社会与历史关系。陆帕总以巧妙方式将不同的阐述方法汇整,创造出精准与清晰的观念,尤其擅长透过延长、缩短与停顿等手法,让时间成为角色状态的表达方式,将剧场转化成一种存在与知识论的经验。

陆帕的生活经历也很丰富。在亚盖隆大学学了两天物理,就退学考入当地的美术学院,又用两年时间在罗兹电影学校学习电影导演,因艺术观念的反抗被开除,1973年进入克拉科夫国立戏剧学校学习戏剧导演专业。《伐木》的舞美和灯光设计都由陆帕亲自操刀。他把自己的意志和理念贯彻到所有细节,一丝不苟,不惜代价。以荣格为精神导师的陆帕,精于剥开层层“假面”,直抵人性的幽微之处。他与每个演员建立密切的关系,引导他们寄居到角色里,同时要求“演员要与表演做斗争”,尽可能在剧场中寻找真实。

说到陆帕的艺术理念,不能不说到以笨拙不逊著称的“是非作家”伯恩哈德。托马斯·伯恩哈德名震德语乃至欧美文学艺术界,但他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。伯恩哈德曾多次因写得太过露骨而引起口水是非。《伐木》出版后,伯恩哈德曾经的朋友、音乐家盖哈德·兰佩斯贝格愤而起诉了他,使该书被警方收缴。《伐木》因此声名大噪,也同时造成伯恩哈德与他的祖国对抗。“伯恩哈德式的英雄总是站在所谓‘正派’的对立角度去批评服从所谓当代价值观(或是当代世界的价值观)……伯恩哈德所争论的就是艺术被我们的文明给同化了……”陆帕如是剖析伯恩哈德作品的精神内涵。在这一点上,他在戏剧中体现出来的文化上的独立精神,与伯恩哈德倒是一脉相承。

# 《美国往事》:以情感牵引的时空旅行

□苏 往

1985年,139分钟版《美国往事》票房惨败,电影的口碑也因之蒙冤多年。这个遭制片方剪刀手的上映版本除了删节了近一半的内容,最重要的是将时空交错的叙事改成了一板一眼的正叙。“那完全是很平的大事记:童年、青年和老年”,导演塞尔吉奥·莱昂内生前抱怨说,“不再有神秘、旅行、烟馆和大烟”,是“完全的惨败”。

251分钟的最新修复版,从青年时期切入,因为“面条”的背叛,他的三个好兄弟麦克斯、斜眼和帕西死于警察的枪下。面条黯然逃离纽约,等车时,他望向车站的一面镜子,而下一个镜头,镜子里映出的他,已头发花白。也许1968年的他对着这面镜子,想起了1933年在纽约的最后一点时间自己也曾看向前方——这里转场的逻辑完全建立在面条思绪的流动上。

显然,导演所说的“旅行”,不是某个人在物理空间上的移动,而是叙事人面条的回忆,在他一生与第二主角麦克斯有交集的三个时段里跳来跳去。这场漫长的旅行披着黑帮片的外衣,抢眼的是暴力和死亡,金钱与背叛。1933年,面条走后抛给观众三个谜题:他告密的动机是什么?追杀他的是谁?谁拿走了箱子里的100万美元?下接1968年,老年的面条回到纽约寻找真相,如果影片从此围绕这些悬疑,在这两个时间维度上以类型片惯常的方式推进,也许剪刀手会放过莱昂内的。

然而,面条与老友“肥莫”相聚,在以后者名字命名的老店住下后,半夜溜进厕所,站在马桶上轻车熟路地拿开一块活动的砖,本应是漆黑一片的另一侧竟然是明亮的,一束光打在了他的脸上。镜头一转,墙那边是白天,有位少女随着轻柔的音乐起舞。而墙这边偷窥的也变成了一双年轻的眼睛。那是1947年前的面条。

这儿等着解谜呢,怎么转到更早的时间线上去了?还是儿女情长。离题了吧,至少是弯子转得太大了。这些人对黑帮片的期待,大约只是以兄弟之间的情义与背叛调味儿的火爆大片。一旦受制于这一预期,就无法理解面条的时间旅行,尤其是几次“无缝拼接”的时空穿越,牵引回忆的不是解谜的线索,而是情感:比如面条听到长达三分半钟的电话铃声,年老的面条在“肥莫”餐馆“看到”少女黛博拉,少年麦克斯目睹面条入

狱,抬眼往上看,是1947年后题写在三人墓门前的诗句等等。1947年前的光打在主人公脸上,和片尾那几辆挂着30年代老车牌的敞篷汽车一样,都是叙事人面条的所见,在现实的逻辑上是不可能的,而在情感的逻辑上是真实的。

情感驱动下的回忆之旅,与破解悬疑并不矛盾,因为不只是告密的原因与100万的去向,《美国往事》一切的谜底,都得在情感里找。1968年不需要什么引人入胜的解谜过程,即使没有始作俑者将答案推到主人公面前,我们随他在回忆中游历一番,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。在某种意义上,《美国往事》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在大银幕上最好的一次呈现,即使让盖茨比着迷的女人“声音里充满了金钱”,我们一切的“奋力搏击、逆水行舟”,永远不只是为了钱。《美国往事》中,两个主角的两场美国梦,其终点不是没了名与利,而都是人物关系不可挽回的破裂。

而理顺《美国往事》的情感线索,有必要从片中的音乐入手。作曲家莫里康纳在电影开拍前就完成了多首主题音乐的创作。除了“美国往事”,比较重要的主题还有“黛博拉主题”(又称“爱情主题”)、“罂粟花”、“友谊”、“贫穷”和“斜眼之歌”。电影配乐的主题(Theme),前身是歌剧中的主导动机(Leitmotiv),为瓦格纳所创,简言之,是用一两个小节的旋律贯穿整部作品,作用相当于贴“标签”,提示观众谁谁出场了,现在请进入悲伤或者欢快的情绪中,我要表达某某理念了等等,音乐就这样成为了叙事的一部分。随着电影的发展,主题音乐不拘泥于短小的音乐语汇,时常是一段有一定长度的旋律。

回忆总是主观性的,《美国往事》呈现的只是面条想告诉我们的,故而导演才说影片演的不是现实,而是“出自想象”。记忆,是我们想象自己的一种方式。不同主题音乐重复出现来组织记忆,以一种主观的态度介入,有效地参与了叙事。

影片对暴力的态度从中间可见一斑。原著《小混混》的暴力戏大多在改编中升级了,小说里卡洛和黛博拉都没有真的被强暴,钻石劫案后也没有黑吃黑的枪杀。不过,不能说作者在渲染暴力。在这样一部音乐用得较“满”且充斥暴力的黑帮电影里,几乎所有暴力场景都没有一丁点音乐来烘托气氛。小多米尼克之死是例外。从他奔跑被子弹击中,配的是“斜眼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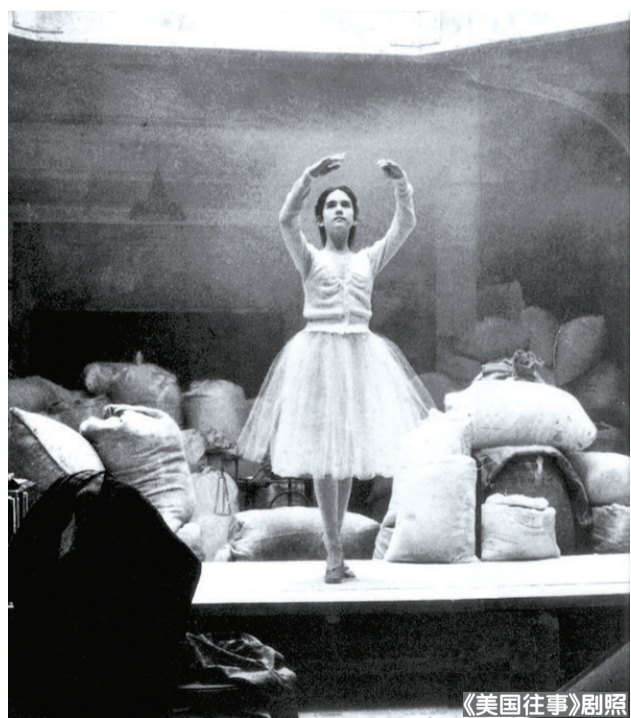
《美国往事》剧照

歌”;他在面条怀中死去,响起的是“美国往事”。他死后,面条与“臭虫”的搏杀戏,又没有任何音乐了。在面条的回忆里,只有这场暴力被编入了情感的线索中。

斜眼吹奏的这曲排箫,有人说表达的是人生之荒谬,可我想称之为“死亡主题”。此前,面条和麦克斯被臭虫揍了以后,麦克斯说“迟早我会杀了他”,面条说“看起来我们已经干掉他了”。“斜眼之歌”此时响起,表达的不是荒谬,而是提示了接下来多米尼克的死。1968年,面条造访三人的新墓,发现墓室的门一开,就会触发这支旋律,其实是麦克斯找人演奏并灌录了寄给墓地的,还是与“死亡”牢牢绑定。有意思的是,正常的时间线上,斜眼只在一场戏里吹过这支曲子,那是面条与“王座”上的麦克斯爆发冲突时,这里提示的还是死亡——两人不可调和的矛盾导向的假死阴谋。

死亡是一种结局。“贫穷”则有两副面孔,是源起,也是另一种结局。

老有人问,小帕西为什么把给佩吉的蛋糕吃了,那场戏那么长有什么含义。此时的配乐“贫穷”就是答案。比起年轻女孩,一块蛋糕更让穷孩子无法拒绝。面条在街头拦下黛博拉,两人抬杠,他说她对他有意,她高傲地让她面“照镜子”,话音一落,“贫穷”响起,四个小伙伴在镜子前打量起自己,镜头



《美国往事》剧照

落在多米尼克破烂的衣领上,然后是熙熙攘攘的街区大全景。配乐在说,看看这个贫寒的犹太移民社区!为了让自己配得上心爱的姑娘,必须与贫穷一搏。这是《美国往事》的三个底本,《小混混》《马丁·伊登》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共同的基点。

而这一搏的结局还是“贫穷”,这指的不仅是丢了那100万,“贫穷”从来没有在和那笔钱相关的场景中出现过。影片说是演了面条的一生,可他片中人物,四个好朋友、女主角,乃至没有正面出现的父母相聚的时间少之又少,演出来的还不到两年。生离或者死别,面条在近50年的时间里,都是和他一生最在乎的人们分开的。让他在精神上感到贫穷的,每次都是与兄弟们分开:少年入狱时,看到朋友们横尸街头后走到大烟馆以及逃离大烟馆的时候,都配有“贫穷”。而与女主角有缘无分的无奈有“黛博拉主题”来表现,在“罂粟花”里才听得到一点爱情。

人之所以为人,除了自由,最想得到的还是爱,始终都是爱。或者说,人生七苦皆因第八苦“五阴炽盛”。同样是在这个支点上写美国梦的悲剧,《教父》三部曲写的是“顾此失彼”,《美国往事》写的是“所求即所失”,又是异曲同工。